

陈白尘文集

第二卷

江苏文艺出版社



陈白尘文集/第二卷·话剧剧本（一）

作 者：陈白尘

责任编辑：吴星飞 张昌华

责任校对：诸 巍

责任监制：江伟明 孙 慧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江苏丹阳教育印刷厂

850×1168mm 1/32 插页7 印张15.5

字数：340,000 1997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册（含精装2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1176-X/I·1096

定 价（共八卷）：240.00元（平装） 340.00元（精装）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陈白尘

1928 年摄于上海



1928 年与上海南国艺术学院同学摄于校园
前排左起：唐叔明 陈白尘 左明 张慧灵 郑君里 马宁 后排左起：陈明中 寒克



1984 年摄于苏州座谈《中国现代戏剧史》
左起：赵铭彝、葛一虹、石凌鹤、于伶、陈白尘



1985 年探望夏衍，摄于夏衍寓所



1983 年摄于北京田汉纪念会上
左起：周扬、夏衍、阳翰笙、陈白尘



1937年6月上海业余实验剧团演出《太平天国》剧照



部分剧本书影

第二卷说明

本卷共编入陈白尘 1933 年——1938 年所创作的独幕剧八部，多幕剧四部，大体按年代排次。

《虞姬》（独幕历史剧）。写于 1933 年狱中；发表于同年 9 月《文学》第一卷第三号。

《大风雨之夜》（独幕剧）。写于 1934 年狱中，作者在篇尾曾注有“一九三一，十二，十四，在北平”，是为迷惑敌人耳目；发表于同年 2 月《文学》第二卷第二号，且附有作者所写《附记》，现附录于后。

《除夕》（三幕剧）。写于 1934 年狱中；发表于同年 7 月《文学》第三卷第一号，篇末附有作者所写《后记》，现附录于后。

《父子兄弟》（独幕剧）。原名《沈阳之夜》，1934 年以田汉独幕剧《江村小景》为蓝本改编于狱中；1935 年 7 月发表于《文学》第五卷第一号，署名墨沙。

《征婚》（独幕喜剧）。写于 1935 年；发表于同年 7 月《创作》第一卷第一期；1988 年编入《陈白尘选集》第三卷，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二楼上》（独幕喜剧）。写于 1935 年；发表于同年 8 月《创作》第一卷第二期；1988 年编入《陈白尘选集》第三卷，四川文

艺出版社出版。

《中秋月》(独幕剧)。写于1936年;发表于同年3月《文学丛报》第三期;1988年编入《陈白尘选集》第三卷,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恭喜发财》(四幕喜剧)。写于1936年;连载于同年7至8月《文学》第七卷第一至二号,且于篇末附有作者所写《附记》,现附录于后;1988年编入《陈白尘选集》第三卷,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于文字上略有订正和改动,现据此编入本卷。

《演不出的戏》(独幕剧)。写于1936年;发表于同年8月16日《大公报·文艺》第一九八期。

《一个孩子的梦》(三场儿童剧)。1936年据作者所写之独幕剧《两个孩子》改作;1937年4月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1988年编入《陈白尘选集》第三卷,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金田村》——《太平天国》三部曲第一部(五幕历史剧)。写于1937年初,演出时易名为《太平天国》;连载于同年3至5月《文学》第八卷第三至五号;同年6月上海生活书店出版;1955年作者将原作七幕改写成五幕,1956年编入作者自选戏剧集《岁寒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1年以修改本编入《陈白尘剧作选》,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又以修改本编入《陈白尘选集》第三卷,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现亦据此编入本卷。

《魔窟》(四幕喜剧)。写于1938年,演出时易名为《群魔乱舞》;发表于同年7月《文艺阵地》六、七期,篇末附有作者所写《附记》,现附录于后;同年10月上海生活书店出版,1946年再版时易名为《新官上任》。

编 者

一九九七年十月

第 二 卷 (话剧剧本卷一)

虞姬 (独幕历史剧)	(1)
大风雨之夜 (独幕剧)	(23)
除夕 (三幕剧)	(50)
父子兄弟 (独幕剧)	(122)
征婚 (独幕喜剧)	(141)
二楼上 (独幕喜剧)	(163)
中秋月 (独幕剧)	(179)
恭喜发财 (四幕喜剧)	(210)
演不出的戏 (独幕剧)	(274)
一个孩子的梦 (三场儿童剧)	(286)
金田村 (五幕历史剧)	(304)
魔窟 (四幕喜剧)	(399)

虞 姬

时： 汉高祖五年己亥春，某日之夜。

地： 垓下，项羽之军帐中。

人： 虞姬

项羽

卫兵罗平

卫兵胡德

侍从四人

侍女

兵卒甲

乙

丙

及其他若干人

景： 舞台面是霸王项羽军帐内之侧面。左侧为帐幕之门，右侧有大屏风，屏风后通虞姬之卧处。舞台偏右近屏风有长台，台上燃巨烛，夜风时时偷袭其焰，光影摇动，射在那排列于帐幕之四壁的军器上，冷冷地映出一片寒光。帐幕门外漆黑；卫兵罗平全身甲胄，腰系宝剑，手执长矛，徘徊于帐幕门前；他的雄伟的身躯，时时在稍稍斜向舞台口的帐

幕门间隐现。此时一阵低沉而悲壮的楚人之歌，因着夜风，断续地，忽远忽近地吹来，夹着军中刁斗之声，闻之使人饮泣。我们的戏就在这哀恻的歌声中徐徐地展开了幕子。

罗平（在门前徘徊，时时探首内顾。忽有所见）谁？

兵甲（在黑暗中）别嚷！

罗平（低声）老方？……干吗？

兵甲（蹑足上）老罗，听见吗？

罗平什么？你是说汉军里的歌声吗？

兵甲（点头）你觉得怎么样？

罗平我正急得什么似的，要去找你。给这倒霉的岗位绊住了，走不动。（以首示帐后）我们这魔王又出去了！

兵甲他还没有睡？哪儿去了？

罗平可不是也被这阵歌声吵醒的！他今晚异常烦躁，睡不着；听了这阵歌，更加着急，在帐里像热锅上蚂蚁似地团团转，摔东掣西地半天了。虞娘娘叫人请了三次都不曾去，却提了剑出去了。——你没碰见？

兵甲没。碰见可不糟了！在这夜里。

兵乙（在他们背后的黑影里出现）方骧，半夜跑出来干吗？

兵甲（向后一闪）哎呀！你这小鬼！吓死人了！

罗平老王，别胡闹！魔王在外边哩！

兵乙我碰见了，我躲在一棵大树旁边，他没看见，向南边去了。老宋跟我一道儿来，碰到大王跑开了，不知躲到哪儿去了。——唉，罗平，你说事情怎么样了？

罗平是呀！我正要去找你们商量。我说这是好机会！再好没有了！我们弟兄们怎么样？

兵甲情绪好极了！前两天夜里他们听到这歌声，就都怀念起家乡来了。今天这阵歌声，更燃烧起各人心中的牢骚，现在

有的在低声和着歌唱；有的更在咒骂这次战争。我想，如果我们一挑动，全营十万人立刻会哗变了！

〔歌声又高起来。

罗平 那好极了！——你们知道汉军里这两天的情形吗？

兵乙 老宋已经打听了不少的消息，本来是来报告你的，现在不知钻到哪儿去了。

兵丙 （声音）别着急，老宋来了！

〔大家一惊。兵丙上。

兵乙 你这家伙！

兵丙 我这家伙怎么样？你倒先溜了，也不等我！——喂，你们怎么在这儿谈话？胆子不小了！（向内顾）没有人听壁根子吗？

罗平 魔王出去了，不要紧！

兵丙 那我知道。——可是虞姬那骚货呢？她是一个鬼！

兵甲 （以手牵丙衣）傻瓜！那更不要紧！

兵丙 这怎么讲？

兵乙 你还不知道吗？（低声）她爱上他了！（指罗平）

罗平 别胡说！

兵丙 真有这回事？

兵甲 谁哄你！

罗平 别管这些，你们谈好了，这儿不要紧。——只注意外面那魔王就行了。

兵丙 可是那家伙靠得住吗？——我总不相信女人！

罗平 不，她也是我们的同志哩，她赞成我们的主张，她反对这惨无人道的战争，所以她虽然是我们这位魔王的爱姬，却是我们的同志！

兵丙 （不相信）唔，可是我总劝你得注意些，一个女人……

兵甲 这话也对。——可是，老宋，你把汉军的情形告诉我们吧。

兵丙 要说汉军情形，这真是一个再好没有的机会了！

罗平 （惊喜）怎么样？

兵丙 这次汉军却不像以前在鸿门了：那时他们人少，我们人多。现在我们至多一共十万人，可是他们的人仅算韩信手下的就有三十万！刘邦的军队还不算，此外刘贾、彭越的军队也开来了，大司马周殷听说又反了！现在围在我们四周的人足有六七十万，已经像个铁桶一样地把我们围得紧紧的了！

兵乙 这么说，我们的大王这次可要败了！

兵丙 傻子！谁说不是？在战争上我们是非失败不可了！——就是说，如果他们一进攻，我们全军就得覆灭，十万生命就得死亡！至于他——项羽，我们的魔王，以他的本领或者可以逃命，可是我们十万弟兄就得这么死在这儿了！

兵乙 不行！我们得在这时候干一下！

罗平 老王！别嚷！你就是这个形儿，躁得什么似的！

兵乙 这时候不动什么时候动呢？

罗平 是的！我们现在立刻就去发动！

〔大家都紧张起来。〕

罗平 现在，汉军围在外边，我们就和瓮中鳖一样等着人家来杀。我们能眼看着十万弟兄们白白地牺牲掉吗？我们要起来自救！据老方说，我们弟兄们的情绪极好，尤其听了汉军里的歌声，谁都以为家乡失守了，谁都怀念起家乡来了！谁都怨恨起这万恶的战争来了！我们要反对战争，反对这人类互相残杀的战争，现在就是唯一的机会！朋友们，大家都同意立刻发动吗？

三人 （低沉而坚决地）同意！

罗平 好！现在就分头去干！

兵乙 我说，只要老罗去对大家讲一阵话，说明汉军和我们的情形，激起大家思乡的情怀，立刻就会全体哗变的。

罗平 （坚决地）不行！这是错误的！

兵乙 怎么？

罗平 我们的非战运动就是这样的吗？我们不是要大家想起家乡，跑回家去就行了，我们不是让大家简单地哗变；我们要使大家认识战争的罪恶，要使大家知道我们的统治者——这位魔王项羽的罪恶！我们要从这方面使大家反对战争！使大家罢战！使大家讨索欠饷！使大家打倒我们的统治者！

兵丙 对的！如果是个简单的哗变，那我们依然是没有出路的！

罗平 所以，我们立刻就要去挑动群众，并且组织群众，来争取胜利！

兵甲 那就按照我们以前所计划的方法去进行？

罗平 是的，老方，请你和老王、老宋去分头干。

兵乙 你呢？

罗平 你去叫胡德来换我的班，我也就来。

兵乙 好！我们快走！

罗平 老王，沉着点！

〔紧张的欢欣涂在各人的脸上。

兵乙 好，你等着。

罗平 你们一个一个走，别给那魔王看见！

兵乙 知道。（遁入黑暗中，下）

兵甲 我先去煽动！（点头，下）

兵丙 老罗，（以嘴指屏风后）那个话是真的吗？

罗平 （赧然）真的。她太爱我了！……

兵丙 我为这件事替你祝福！但希望你还听我一句话。

罗平 老宋，你说。

兵丙 （诚恳地）她对你的爱我不敢否认，但是你得知道，她是一个生长在贵族之家的女人；她可不是和我们一样地被人鞭挞压迫的奴隶。她的思想尽管有时会和我们融和，但是……
〔屏风后有了脚步声响。

〔兵丙退去。罗平持矛在门口徘徊。虞姬着夜服携侍女从屏风后出。罗平向虞姬敬礼。

虞姬 大王呢？

罗平 到帐外散步去了，娘娘。

虞姬 夜这么深了还去散步？外面那么黑！

罗平 大王心里有心事，刚才又听到四面的歌声，便坐立不安起来，所以提了剑出去了。

虞姬 啊，是的。刚才我也听见的。——那是谁唱的？

罗平 那是汉军——敌人军中唱的我们楚国的歌子。

虞姬 （惊愕）那么楚国地方都失了吗？

罗平 （目示虞姬）娘娘，不管楚国失没失，战局总归不好了。

虞姬 哦！（对侍女）夜寒了，把我的披风拿来。

侍女 喔。（下）

罗平 （及侍女下，突至前拥虞姬，吻之）阿虞！……（欲言又止）

虞姬 什么？平！（惊疑地）发生了什么事吗？

罗平 阿虞，你真的……爱我吗？

虞姬 怎么？平，你怀疑我对你的爱吗？

罗平 不……不，我不怀疑！

虞姬 那为什么呢？平……

罗平 （欲言又止）……阿虞，如果真的爱我，你就准备在今天夜里离开他……

虞姬 离开他？

罗平 是的，离开项羽！他今天夜里将要离开你了，所以你也必须离开他！

虞姬 （惊疑）为什么？

罗平 为什么？为的是他的命运完结了！我们将要使他对于我们的统治和他自己同时灭亡！阿虞，你不是同意过我们的意见吗？他不是一个杀人的魔王？他不是掌握着几十万人生命的魔王？我们不是已经有了若干万的生命为他牺牲了？现在我们都觉悟了！为了不再牺牲我们这剩余的十万生命，必须使他牺牲了！

虞姬 但是，现在对外的战争……

罗平 是的，正是为了这。现在韩信、彭越都得了刘邦的好处，带领重兵围来了；刘贾的军队也从寿春开来了；周殷又反了，带着九江的兵一起把这垓下围得水泄不通了！我们这十万人被困在当中，外无援兵，内无粮饷，眼看整个十万人要全部覆亡了！阿虞，你说，为了十万人的性命我们的要求算大吗？

虞姬 但是，如果要救这十万人的性命，也不必一定用这样的手段呀！

罗平 那用什么手段呢？你以为像他那样一个魔王是可以用言语说动的吗？阿虞，你不要再对这该死的骸骨留恋了！他的命运是完结了！……阿虞，你立刻去收拾一下，我们的行动立刻就要爆发了，你先去僻静处躲一会儿，回头我们再去找你。

虞姬 不！我不！我不能这样就丢开他！我一定可以想出两全的方法！不，你能允许我吗？你如果能够不用武力对付他，我可以想办法救这十万人的性命！

罗平 （完全不信任地笑）你用什么方法呢？

虞姬 我一定有方法。我可以叫他独身逃走，使这次残暴的战争避免过去！

罗平 （笑）阿虞，你这真是孩子的想头！他是把战争当做吃饭、把杀人当做玩笑的魔王，他肯牺牲掉这次战争吗？他是不会听你的话的！

虞姬 不！他是会听我的话的！我可以告诉你：去年他和刘邦在广武的时候，你忘了吗？那时候楚国所有的壮丁都从了军，——不仅是楚国，天下所有的男子，除掉老弱不堪应战的而外，谁不跑到战场上来了？而守在家里的父母妻子辗转沟壑，嗷嗷待毙，整个人类几乎为战争所毁灭了！粮食缺乏到每天吃不到两餐，所以兵卒们如果不打仗打死，也得饿死的！我当时就劝他息兵停战，他果真受了感动。那天他不是单独向刘邦挑战的吗？他要求同刘邦决斗，不要兵卒们厮杀。他说：“我们不必使当小兵的替我们死，我们两人斗一斗吧！拚个你死我活，谁死了就算败！”

罗平 是的，这件事我知道的。但是结果呢？

虞姬 结果虽然不曾实现，但那是因为刘邦不敢和他决斗呀！

罗平 对的！刘邦自然不这么傻！他们一贯的政策就是用老百姓的性命去换他们的胜利！如果战争都是这样简单的决斗，世界上早没有事了！

虞姬 但是他是预备这样决斗的！

罗平 那不过是表示他的英雄主义罢了！

虞姬 不管是英雄主义也好，什么主义也好，他总是还能了解兵卒的痛苦，而能听从我的话的！

罗平 哎，你真傻！你说他能了解兵卒的痛苦吗？他如果能够了解，他早就该给我们放回家种田去了！正和去年在广武一